

從白色恐怖到綠島垂淚碑

■柏楊／名作家，現任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

在那個時代，有多少母親，為她們被囚禁在綠島的孩子們，長夜哭泣。我深切的希望，綠島以後再也不會囚禁任何一個政治犯！

可悲的歷史失憶症

今天機會太難得，南部天氣炎熱，卻能在有冷氣的房內與大家見面，回想當年綠島，囚犯們穿短褲、打赤膊躺在地板上，十分感謝現在這個環境。我先講幾個故事，分享完故事後，再互相討論。

故事發生時，在座各位，可能還未出生，當時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美軍從歐洲撤退，其中一位年輕的尉級軍官約翰，返國前曾用電話與遠在紐約的太太聯絡，告訴她早一點到碼頭等他，這一對年輕夫妻非常恩愛，當約翰太太準時到碼頭迎接夫婿，竟然見不到人，只好找其夫的同袍詢問，約翰的同袍們都說，看見約翰剛剛下船。

約翰太太不得已，只好找海軍幫忙，答案仍是一樣，約翰確實已經下船，只是下船後便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蹤，約翰太太開始苦等先生返家，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五個月都過去了，一直沒有約翰的音訊，此時一位約翰的同袍對約翰太太有愛意，追求約翰太太。

兩年之後，約翰太太終於死心，接受約翰同袍的求婚，就在二人結婚前一天，約翰突然返家，原來約翰下船時踩到鐵鍬，

撞到頭部，失去記憶，而且再婚生子。這是失去記憶的悲哀，不知道從那裡來、也不知道到何處去。

另一個故事是，陽明大學校長張心湜先生，養了一條狗，這條狗從小到大都沒見過槍，有一次見到了槍，立刻爬到沙發底下，十分恐懼，張校長覺得奇怪，再作幾次試驗，都有同樣現象，特地去請教心理醫生，心理醫生分析說，可能這條狗的祖先曾經受過嚴重槍傷。一個有恐懼、驚慌、冤酷記憶的人，如果長期壓制，就會影響內分泌。變態的內分泌，如果長期侵蝕，更會影響基因，變態的基因代代遺傳，自然產生變態的後裔。

這種因遺傳基因受到影響的行為，我再介紹一則科學試驗，中研院院士曾志朗博士，做了一個白老鼠實驗。他把白老鼠分成兩組，A組內有一道牆，牆的高度在一般的狀況下白老鼠跳不過去，牆外有三個逃生門。B組也有一道牆和三個逃生門，只是這三個門是畫的，沒有辦法出去。這時候，曾博士發出電擊。A組白老鼠很快的跳過那道牆，由逃生門衝出去，B組白老鼠也同樣跳過那道牆，可是卻衝不出用

畫的逃生門，撞牆的結果，B組白老鼠撞昏在地。

一再反覆試驗之後，曾博士讓這些暈倒的白老鼠休息一陣子，恢復正常之後，再做同樣的實驗，A組白老鼠受了電擊後，照樣又衝又跳，一下子逃了出去；可是B組白老鼠受到電擊之後，卻逆來順受，再也沒有反應，只倒臥在原地上，因為變質基因告訴牠，任何反應都沒有用。

不抵抗不能逃避災難

這是很有教育意義的實驗，中國人民就好像B組白老鼠，經過了無數的電擊之後，我們不再反抗，因為反抗沒有用，當初我們曾經反應過，但是我們衝不出去，我們的文化基因從冥冥中發出指令，要我們寧可接受可怕的電擊，也不要反抗，只要可以苟延殘喘的活下去。我們對痛苦已經習慣了，也接受了，不再作思考，不再採取行動。我們認為這就是「命」，絕對逃不出「命」，想逃的人、反抗的人，都是傻瓜、老天真。但是，A組白老鼠就不一樣，無論多少次，牠們每一次都有行動。這個試驗說明一點：我們所受長期的恐懼或冤酷、羞辱，會轉化成內分泌，影響生理機能，儲存在我們的下意識當中，當碰到電擊的時候，自然而然就會呈現一種被稱為本能的反應。

所以，各位朋友，我們所要面對的，也是我們極終追求的，不是悲情，不是仇

恨，而是記憶和說出記憶，使痛苦哀傷或無限憤怒釋放出來，恢復正常的文化基因，也就是恢復我們原始所有的人性的尊嚴，和尊重別人的尊嚴。五千年文化在專制政權壓抑得使我們都成了B組白老鼠。

勿因自由忘記痛苦過去

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，從呱呱墜地就開始，做一個堂堂正正有尊嚴的人，我們要將我們這一代所受的壓迫和悲憤，轉化為營養。所以我們要建綠島垂淚碑，白色恐怖這一段歷史，我們絕不能忘記，自日據時代開始，綠島就一直是監禁政治犯的地方，在那個時代，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綠島的孩子，長夜哭泣。有多少兒子和女兒，遙望綠島落淚，更有多少家庭因綠島而覆沒離散。

今天的這個時代，是記憶與遺忘戰爭的時代，我們不能因為自己已有自由而忘記了過去的痛苦歲月，「失憶」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，我們選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為綠島垂淚碑破土，就是要告訴我們的子孫：記住這個曾經監禁民主的地方，這個碑不是一個抗爭的碑，而是一個文化的碑，它代表新時代的開始，舊時代的結束，記憶是一種榮耀，我深切的希望：綠島以後再也不會囚禁任何一個政治犯，因為，政治犯將永遠在我們國土上絕跡。 ◎

（本文原載民眾日報，經柏楊先生之同意轉載）